

陽 雜 錄

章 大 來 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WT 175 / 120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偁陽雜錄

清 會稽章大來太顯著

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極也。日之長于是極。恐不足繼。危之也。郊特性以冬至爲長至。至來也。日之長于是來。陽之始長。喜之也。

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談苑醍醐。據鄭注。詆爲不通。按鄭注。孚一作𠂔。尹讀竹。箭有筠之筠。竊謂孚訓浮。尹訓正。亦可通。尹。正也。出爾雅。

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曰。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祇訓皇爲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餘義解。

樂天詩。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爲科斂。差科頭三字甚新。時樂天爲蘇州刺史。方書言一字者。蓋二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爲一。

夾漈論堯名取壘土。舜取穠華。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諡。此至當而不可易者。觀堯之咨舜。舜之咨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樸略。不特死無諡。生亦無字。故臣

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紛紛記諸名字。無謂耳。父可稱公。侯昱之語。王丹是也。父子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酈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于曹豐年。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誠之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貞之戒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公兄是也。爾雅云。妻之兄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

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養于錢塘杜明師之治。是也。

齊人謂麴爲媒。謂鱸爲豸。楚人謂冢爲琴。故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卽皋陶冢也。

平聲三十韻。惟十七韻有入聲。屋沃乃東冬之入聲也。覺江之入聲也。質眞之入聲也。物父之入聲也。月

元之入聲也。元韻中。有昆門等字。故月韻中。有汨沒等字。元韻中。有煩翻等字。故月韻中。有伐髮等字。易。寒之入聲也。寒中有蘭鑒等字。故點。刪之入聲也。屑則先之入聲。藥則陽之入聲。陌錫職則庚青蒸之入聲。緝侵之入聲。台葉洽乃覃鹽咸之入聲。其餘

十三韻。皆無入聲者。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其中言聲韻頗詳。乃以屋沃內禿獨等字。爲魚虞部。都圖等

字之入聲。卜木亦僕等字。爲歌部之入聲。玉獄菊育等字。爲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則屬之蕭肴豪。質錫

職緝則屬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橘幸。物內之鬱屈。又屬之魚虞。訖乙等又屬之四支。陌部屬佳灰之半。厥

闕等字。又屬之車字。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八黠之全部。十五合內數字。皆屬之六麻。無論聲音乖舛。

而破碎支離。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概不合。轉以屋字之入聲。屬之翁字之平聲。爲干有夫之婦。是以不

狂爲狂也。蓋北人無入聲。故曲逆史漢注。皆音去遇。而維揚又別爲一聲。以曲爲樞之入。逆爲尼之入。及以曲逆爲穹迎之入者。非也。

上聲二十三梗二十四迴後。當增二十五拯。去聲二十四敬二十五徑後。當增二十五證。蓋上去之梗敬。卽平之庚。上去之迴徑。卽平之青。上去之拯證。卽平之蒸也。平聲九佳十灰祇二部。上聲九蟹十賄亦祇二部。獨去聲有九泰十卦十一隊三部。隊部宜併也。蒸部無上去。隊部無平上。非誤乎。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平聲十七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殷之後。爲二十一文。宋淳祐壬子。頒新刊禮部韻略。并平聲五十七部爲三十部。其書本于劉淵。誤將殷部并入文部中。以致殷勤欣斤諸字。在唐人與眞同用者。今遂與文字竝押。而韻學舛矣。余聞之西河先生云。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于屈平是也。因思世間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稊。且草稊未定而欲奪之。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

杜子美行于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詩王出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受天福。杜懷之入葱肆聞。空中語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聞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鑾。于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况念天扎時。啞啞初學語。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其爲三歲無疑也。而雲仙雜記言。

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刻文士傳。遂輟以勒之。不可不辨。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禪。奉楊溥爲讓皇帝。受禪而奉爲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

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分其半以進曰。願與吾兄各享五百。誥色變。伶人申漸高前爲談語。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爲中書令。未篡。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卽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先是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并蒙正出之。頗遭窘乏。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又訛傳劉爲妻。殊溷亂。避暑錄云。蒙正爲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破窰事爲準。志書亦沿俗論。并龍門寺僧亦易爲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窰事見堯山堂外紀。卽蒙正與其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衙時。有雪沾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窰中撥盡寒爐一夜灰之詩諷之。或者妻亦在窰中未可知。要之蒙正妻非爲父所逐則均也。

浙鹽曬煎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難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竈戶。至嘉靖中。鄢懋卿爲大巡。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築甯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奸臣之得長有後也。其

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然并南米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藥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銀中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訟納。如鹽麴名件頗碎。有司請合并一名以省帙鈔。時程文簡爲三司使。謂仍舊便。若沒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徵鹽麴矣。因是歎文簡爲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囚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就訣。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部堂爲置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惶顧失措。急詣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索則事洩。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義之者。刻香軀合而瘞之。

藥身云。明熹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帑藏皆盡。將累朝所鑄銀甕。銀盎。尊鼎。重器。盡輸銀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動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間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一曰輕齋。金花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宮妾賞賚。輕齋以供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詰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盡此矣。野史稱甲申之變。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庫何名也。紛紛咎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錢。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拷廷臣及

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

闖賊陷京師。永壽傳旨後宮自裁。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美而姣。初爲熹宗貴妃。至是自詭爲張皇后。挾宮中寶賄。僭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悲語聞于官。縛送京師。衆謂張皇后不死。驚惋聚觀。永壽從衆中指罵曰。此任貴妃何爲者。妃亦識永壽泣下。舊史乃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

明宏光之稱德昌冒也。以故童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壽圖皆言之。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具儀從送至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爲之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破。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問靈臬。靈臬云。後爲尼。友人某某咸見之。又云一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宏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傷。帝豈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爲眞。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眞僞紛紛難據矣。附識于此。

鴻寶先生初娶陳。以他事不合。復娶王。王字人久矣。其父母欲嫁官人。遂字倪。臨遣時。王氏妹矢言於衆曰。姊字人有年。通國皆知。倪所娶某也。姊安得往。父母皆出于不意。相顧愕然。遂易遣次女。而先生亦無可奈何。一日請封本陳氏也。已緘矣。王私以已易陳。封下會親屬。有洩于溫體仁者。遂以妾冒妻封事。劾之。先生不得已。以陳爲出妻。朝廷亦命先生冠帶閒住。後先生殉難京師。宏光朝議恤典。陳親往金陵。復予陳。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逋糧者。將責之。哀祈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爲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賣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呼鄰父子詢之。確。并令民女偕來。視女相莊雅。鄰之子粗識文義。即令女拜先生爲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合卺。鄰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卜築別業于鑑湖。名曰詩巢。臨水面山。亭宇幽敞。暇輒聚而觴咏。始于商君和。何君嘉珦。錢君爲鼎。徐君之熾。厲君煌。朱君悅仁。王君倅齡。田君易。魯君國書。劉君正誼。共十人。繼益以薛君載德。李君登瀛。王君鶴齡。施君敞。余君懋杞。魯君士暨余。及余族孫琦鍾。共二十人。比四方皆知有詩巢。巢中祀鄉先生六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于廡。六人者。唐賀季真。秦公緒。方雄飛。宋則陸放翁。元則楊廉夫。明則徐文長。鄉先生以詩名者。不僅此六人。而祀六人者。志最也。

金陵王安節。與弟宓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遊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爲工

花鳥又以苾草爲兄皆非實。

顧魯眉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星鑑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于晝夜卽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瞽者雜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入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魯名曰皦字繹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顧以此事毋洩洩恐禱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于禹陵言欲往諸暨且遊天台雁蕩耳又數年一寓書言顧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于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顧家竟不知何等人也。

會稽馬伯槐先生年六十九歲介余門人薛人起敬韓來見其虛懷卽後生中未有也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如千古功名爭漢鹿百年心事負山蛟無方換骨添新病有字撐腸是故交愁來易失忘憂草老去難求不死方人間鳥道九封一世事桑田海閱三皆佳句也其尊甫韞齋先生嘗爲遼左都闔會上書言事西戌之際國家方開滇黔又以夙姻輅略克成厥功後挂冠旋里其門如市人皆樂與伯槐交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自壽詩余嘗爲之序。

余自二十授經至今二十餘年弟子不過百餘人而徙業及死亡者已衆其最可痛者傳廣熹師晦施鼎

爵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余方屬以溝洫同成。及四時置閏法。而乙未遂亡。師晦爲厚村王雲次子。嘗從余學詩。一日咏雁影。有曰。瀟湘一夜雨。雲斷暗相依。咏水中雁字曰。千行不盡相思句。一到衡陽擲筆回。歎其從余不久也。丙申果亡。

余門好學者。以胡維藩壯居爲最。熟于史事。金式玉無瑕。性至孝。其母患病。嘗割股和羹。妻亦不約而同服之。遂愈。後病復割股。竟不效。

晉八仙塚在白塢山。山頂有窟穴。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面西北而位南。正對周家灣之宅。先生諱光演。爲府學生。五十年樸誠自守。言笑不妄。蓋今人中古人也。外曾王父爲崇慶判官。順治初以募夫之役。累費千金。遂貧。外王父遇人盜其物。輒疾行避之。惟恐其見。自外王父卒後。二舅氏相繼淪亡。一內兄無子。今年亦死矣。尙有一存者。又得心疾。天道真不可知也。術者謂白塢山不吉。竟至于此。

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惟存一子。塔五歲。茹苦食辛以守志。其叔不顧也。分田僅數畝。母子榮榮無依。乙未歲。塔復患瘡而死。塔在余家。雖小兒儼若成人。一日老母以餅餒與之。適有客至。復取以與人曰。少頃卽還汝。塔答云。我不須餅。與我錢數十。我將奉阿母用。嗟乎。十歲小兒耳。能知母辛苦如此。有人心者。不知未亡人之痛耶。

永福寺主僧三省者。一日來謁余。余聞其能詩。以友人詩十餘首示之。隨屬其點定。極知去取。因請誦平生佳句。僧朗吟曰。忽聞落葉響。乃是山僧吟。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不知僧何以得之。又成誦于口。輒以

自况余門人鈕湘楚三、俞甯汝維往來最久。遂與俱來將覓其全詩覽焉。

葛天師者。爾若之弟子。內衡之法孫也。主僞心十餘年。歌詩彈琴。有雅人深致。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人天供養。士女雲集。始寧葛我培贈師一聯曰。說四十九年法。曰何嘗說法。點悟了山中頑石。解百千萬部經。是真個解經。歡喜煞座上如來。余與陶君素書姪孫錫文由鮑柳二姑峯。蹠師古奧。晚憩僞心寺。尋師夜話。共得詩三首。今我培素書錫文皆墓有宿草。而葛師亦圓寂久矣。人生如電光石火。欲不朽何可得也。詩附錄于此。寫憂攜數子。攀陟此嶙峋。流目山南居。高下如蜂屯。玉碎川流細。金鋪隴色新。四野暝烟合。峯浮雲外身。落日吐餘光。水波生萬鱗。飛鳥喧投樹。微風涼吹巾。坡陀陰厓路。回首更逡巡。一茲山匪奧。區師古乃中。谷丹青山名。峙左右。兀若龍象伏。秋晚石渠寒。草根鳴漣縮。惟餘長江流。滾滾遠在目。平岡偃古松。斷岸依修竹。鑄石土花填。靡寧不忍讀。靜聽鼓鐘聲。循牆走佛屋。二老僧向我笑。卽栗穿中堂。香廚晚飯熟。咄嗟供客嘗。坐久月上遲。徐步窺南牕。篁徑涵翠彩。籬落映微茫。須臾林樾開。寶月懸華幢。宿鳥報初更。遊人樂未央。何當巖上棲。愧乏山中糧。

三

蕪湖寄書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曰寄書桃也。種自西蜀。

海陽有香棗。蓋取二棗剝疊成。中屑茴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爲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爲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云。

海市以聲。蜃樓以形。是海皆有。不必登州也。廣州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見海市蜃樓。黃太沖先生言。甯波有海市。但言定期。吾郡李位中。顧魯眉家始寧。常見蜃樓。倏忽萬狀。多在三四月中。每見則氣多熨。燦天將雨。

畫上垂帶。左名驚燕。右名想飛。余聞之僧定。不知出何處。

荔枝帶莖剪下。去葉去莖。勿犯手。入磁瓶。至六分。灌好白蜜。至七分。紙封泥口。寄遠可藏半年。開用時以水洗淨。鮮香不變。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帝既誅胡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職于六尚書。當時無所謂宰相也。至十五年。乃采宋制。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殿。東閣。文淵閣。大學士各一人。不過備顧問而已。時首進諸人。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他如全思誠。張長年。余詮輩。俱窮老布衣。召對稱旨。立拜是職。其不爲樞要之任明矣。成祖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稍稍親近。至仁宗。恭己好文。宣宗以先朝經師舊恩。進爵三孤。光祿大夫。左柱國。正一品。加尚書職。天下章奏。無大小。悉下票擬。于是楊士奇等。赫然稱宰相。然府無屬員。事無專寄。令無外行。取天子之可否。以爲進止。意有所移。卽立創其籍。比諸秦漢之丞相。六朝隋唐之三省。終未逮也。且當時吏兵之長。猶能引故事相抗。孝宗朝。王三原。邱瓊。山兩公賢者。邱爲首揆。王爲冢宰。以坐席相爭。至辭位而去。自正德以後。無敢與抗者。遂雄視六曹之上矣。鎮東閣之名。原于五代時。錢鏐鎮東之軍門。又始于舊子城之鎮東門。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爲鎮

東軍節度。卽子城之東。以爲東門。榜曰鎮東軍。書之者吳郎中說。立之者王參政綯也。前人所見。惟渭南公諱大吉興復者而已。至子城鎮東之門。則始于隋開皇時楊素。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鎮東將軍。又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鎮東將軍。蓋鎮東之名。由來久矣。府之稱紹興起宋紹興五年。自夏至今爲會稽。爲越勾踐宮。爲會稽郡。爲荊國。吳國。爲會稽國。爲越州。爲吳總管府。爲浙東道。爲浙東總管府。爲節度觀察使署。爲義勝軍威勝軍。及爲鎮東軍。又爲吳越國。後爲路。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今仍之。其間歷經併省改復。而閣之垂名歷千餘年。不可謂非魯靈光也。南公重建時。董文簡公圯署一聯云。日月東西戶牖。江山南北圖書。後文簡甥汪青湖軫改東西曰天開。南北曰地列。文簡曾孫日鑄懋策曰。六字六義體也。且東西南北于地極切。此閣卽一題署亦不可苟。閣有鐘。取自能仁寺。洪武八年鑄。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卽管勝於樂。况武侯耶。一日讌息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報讐。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呂淵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學。問與諸達官游否。淵曰。舜有羶行。未免爲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洋訪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椎某頂。人語秦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椎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爲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尙有九十歲老人椎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真解人。甯波周容桑海之際。頗懷忠義。晚節凌夷。人多笑之。

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卽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山陰余某善媚。徐吉甫惡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雋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冢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愛花耽書。至今不衰。自先生沒後。此聯亦藏奉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秉均方平云。舟過臯部。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于其巔者。鷄頭山耶。此間離塵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崖結構。又聞衣食饒足。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于此。與吾子敦詩說禮。一化其喬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此翠微樓集中語。良有理。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二十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間。瞬瞬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陽衰則有之。晉羊襲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旦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康熙癸酉歲除夜。越中見燈火滿路。繹絡不絕。人皆疑爲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宵乃滅。

甲戌年仲夏。越中田生黑蟲。狀如蠶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電雨雹。次日視之如洗矣。

已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于明遠樓上。獲一女嬰。監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卽百合。而尾能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譚景升化書云。山蛇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亦不可解。

詩中忌複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卽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贈張籍詩。韻乃至音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爲入羣孤雁。落句失韻。爲出羣孤雁。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胥字。正此例。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禰衡之禰。本音祧。在蕭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袁晏。才華似禰衡。皆隨俗音讀耳。今楚人無不呼禰衡者。古人音讀。亦多隨俗。如郭隗之隗上聲也。李白詩。昔日燕昭求郭隗。直作平聲用。

黃宏達年三十許。應童試被黜。素不解詩。忽吟兩句云。卜玳華山又一年。吉凶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閱堯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續成慰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着鞭。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余不喜填詞。而弟子有好之者。又落筆頗艱。傅璠引佳。填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挂網